



還未踏進兒科病房，遠遠的便已經一路聽見那嚎哭聲，嘹亮而淒酸。

不用說，那把哭聲，一定是來自「北豆度乃」的了。

「嗚……哇哇……嗚……」北豆度乃在抽噎著，還不時噙著了，咳著嗽、喘著氣，他的聲音，震撼著整個兒科病房，而更要命的，是北豆度乃只是合唱團的先聲，他一開腔，其他的嬰孩便會和著音，一哭一啼的來個「你來唱，我來唱，大家攪個交響樂」，於是四、五個嬰孩如著了魔似的，「嗚……哇……」，「哇……嗚……」的奏成了病房大合唱。

這個災難性的派對，叫人心亂意煩，母親怎樣哄，也不能令自己的兒子靜下來，兒科病房裡，就這樣一大早便起迭著比大球場開演唱會還要大的音浪。

想終止這噪音，唯一的辦法，便是奪去主音，那麼其他的和音，便會群龍無首般，馬上靜了下來，沉寂一片。

要令北豆度乃停止演唱，也只有一種方法，就是抱起他。

不，是找一個男孩子抱起他。

對，北豆度乃很挑剔，他是不受女孩子抱的，他只會認「老豆」：由於他「籮」男仔，又愛哭，所以大家都認為他前世是女孩。

北豆度乃今年一歲，沒有人對他真正的名字感到興趣，只知道他是在越南難民營出世的，因此就有了這個稱號；他先天性的少了一個腎，剩下的那個又經常發炎，已經進進出出醫院好多次了，現在他父母已被遣返越南，只剩下他一人，在香港接受治療。

一歲大的小孩，不但不怕陌生人，反而「喊」著要人抱，顯示他缺乏父母的關愛，於是希望一個個的陌生人，抱他、哄他、親他。

北豆度乃很可愛趣致，圓圓的面龐，胖胖的兩頰，脹脹的把眼睛和嘴巴都擠得小了，抱著他時，全身都是軟柔柔的脂肪，綿綿彈彈得像個充塞著棉花的公仔，只是他的確是斤兩十足，抱得久了手會軟。

北豆度乃哭的時候，總是那樣嚎號著，涕淚縱橫，像缺了堤的洪水，從眼角、鼻孔傾瀉而出，叫人看了可憐，也疑惑他哪來的水份去補充那滔滔不斷的淚涕：「北豆度乃是水做的嘛。」我常這樣解釋著。

但是如果你見他楚楚惹人憐的樣子，要走近他逗逗他的話，你可中了他的詭計了；他是不受哄的，任你用什麼音樂鴨或那些五彩繽紛、叮叮噹噹的玩具，他都不瞅不睬，直到你一步步的走近了，這時他會站起來，使命的抓著你的衣服，是的，是緊緊的拉著你的襯衫，怎麼也不放，還會跳著躍著，企圖像浣熊般貼在你身上，對著這個中了計的獵物，他更會放聲痛哭著。你知道，一場角力賽開始了。

不是你人心軟抱起他，便是他手軟了，「撲通」一聲坐回床上，繼續引吭高歌，而病房依舊喧鬧如昔。

我想，只要你不是鐵石心腸，每個被北豆度乃抓著的人，聽到那淒酸的哭泣聲，都會心軟，抱起他。

北豆度乃例會變戲法，他這時可以馬上靜下來，我保證，在一秒鐘內，他會和順得像隻羔羊，坐在你臂彎上，抱著你；你這時可靜心的聽一聽，你耳朵會告訴你，它們已接收不到其他嬰孩的哭泣聲。

抱得累了，要放下北豆度乃嗎。這可又是一場角力賽，而你可要冒著耳膜被震穿，衣服被扯爛的代價；但是你也可以等他在你懷裡睡著了，躡手躡足的走到床邊，把他放下，然後以「迅雷不及掩耳」的速度離開，因為北豆度乃不在人的懷裏是睡不久的，給他捉到你的衣角可糟了。

北豆度乃可會挑人抱呢，他不愛女孩子抱，所以姑娘們要逗他也束手無策；在我來之前，他總是給那白白胖胖的實習醫生抱著，這樣在巡房時，才不會出現病房大合唱的混亂場面。

那是我第一天跟著醫生巡房，北豆度乃坐在實習醫生的臂彎上，東張西望。一看見我便蠢蠢欲動，想從醫生的手中飛身過來。

「喂，抱著他，抱著他。」實習醫生見北豆度乃要我抱，向我說著，也把手遞了過來，示意我接著北豆度乃，我有點猶豫。

「哪，你不再抱著他，他會飛身到你那邊了，到時萬一跌在地上，一有頭創傷，這個鑊，入你數！」他一直向我推進，眼見北豆度乃已展開雙臂，在掙扎著，準備作樹猴凌空跨樹的姿勢，我別無選擇，把他接了過來。

「好囉，北豆度乃轉了老豆啦！鬆囉！」那實習醫生如釋重負，舒了一口氣，伸展著手臂，像是很酸軟，他又對我說：「哪，以後你就做北豆度乃的老豆啦，每次巡房時都要抱著他，不准他出聲。」

他用食指按了按北豆度乃胖胖的頰子，佻皮的對他說：「巴閉啦，又多了個老豆；你倒聰明，選老豆都要個後生點，瘦點和靚仔點的！」

只見北豆度乃把臉一轉，雙手抱著我的脖子，再也不回頭望那實習醫生一眼了。

就這樣，我做了北豆度乃第X任老豆。

就這樣，一個微不足道的醫學生，便操縱著一個病房的安寧。

就這樣，一個寂寂無名的醫學生，在病房裡出了名。

說真的，我很喜歡北豆度乃，抱著他，摸著那柔柔的身體，逗他玩，都是個樂趣。

「是呀，老豆抱著便不扭計了。」其他嬰孩的母親知道我是北豆度乃的老豆，都很高興，因為我一有暇便會來探「兒子」，病房不會像以前那般長時期受噪音紛擾了，上一任的老豆工作太忙了。

「北豆度乃，錫下老豆啦！」我抱著北豆度乃，看著那一副趣致模樣，對他說。

我不知道他懂不懂中文，至今他一個字也不會說，我向他示意，用左手指點了點自己的面頰。

北豆度乃望瞭望我，真的把臉湊了過來。

不得了，我想把自己的臉移開，但已太遲了，他使勁的親了我一下，不，是貼著我的臉擦了下。

我很後悔，後悔為什麼自己要作出這個要求，為什麼在我叫他親我前，不先好好的幫他抹乾淨他臉上的淚水、口水還有鼻淚，這些骯髒的液體，混合著在他嘴邊，他一挨過來，我的臉便成了那張紙巾，作了他臉上的清道夫！

那天，我費了好大的勁才把頰上的異味和污穢物清洗乾淨。

北豆度乃只要被抱在懷裡，他便會乖乖的接受任何檢查，即使是摸肚子、用儀器窺探耳膜甚至探肛等，他都不會反抗。

一天他腹瀉，醫生要幫他探肛，他只是緊緊的抱著我的脖子，當醫生的尾指輕輕的插進他肛門時，北豆度乃把我的脖子纏得更緊了，叫我有種窒息的感覺。

探完肛後，我鬆了一口氣，把他抱著繼續前進。

怎樣搞的，突然我發覺，隔著那白袍的袖子和紙尿片，有水質的物體流動著，這時我嗅到一陣惡臭。

北豆度乃又肚瀉了，這次還是在我懷裡！

我真有股衝動，想把北豆度乃馬上丟在床上，不再理他。

主診醫生也聞到了異味，知道是北豆度乃的所為，笑笑的指了指我：「老豆，幫個仔換片啦！」

我？換尿片？

唉，做北豆度乃的老豆好倒楣！

我想叫住姑娘和阿嬸，希望她們幫幫忙，但一望，人人都很忙。

「不用望了，沒有人閒著的；怎樣，做老豆都不會幫個仔換片呀？」

主診醫生打趣對我說，「教授沒有說過，醫學生要識幫仔換片嗎？」

想想，教授的確有這樣說過，但他也有說過，醫學生要知道吃哪種奶粉會出什麼顏色的糞便，一天中一個仔的糞便有多重等，做不做得到又是另一個問題了。

我硬著頭皮，要把北豆度乃放回床上，準備幫他換尿片。

「哇……」北豆度乃突然嚎號起來，緊緊的抓著我，他以爲我要放下他不理了。

我手足無措，不得不把他抱了起來，那濃烈的惡臭，再一次襲向我。

我唯有坐在凳子上，讓他站著抱著我肩膀，幫他更換紙尿片，這是我第一次學懂如何不用個仔躺著也能換尿片的。

「這個老豆真唔話得。」一位母親對我說。

「唔，做北豆度乃的老豆，可真不簡單呢！」

巡房完畢，又是「卸下重擔」的時間。

很好，北豆度乃在我懷裏睡著了，甜甜的，睡得好甜。

我得把握這個大好機會，手也有點酸了；於是我悄悄的走到床邊，輕輕的放下他，拉上床欄，像小偷般躡著腳走開了。

鬆了一口氣，望望錶，時間不早了，得馬上離開病房。

還未走到出口，已聽見「嗚……哇……」的哭聲，嘹亮而淒酸。

我知道，只要我一回頭，便又會看見北豆度乃哭喪著臉的樣子。

我下定決心，不回頭，向前走。

一位阿嬤剛從茶房出來，聽見那哭聲，笑著對我說：「那麼早就走呀，不顧個仔啦？看他哭得好淒涼啊！」

我也向她報以一笑，繼續前進。

另一名護士見我離開，對我說：「個仔哭得那麼慘，明天記得早點上來盪返他啊！」

明天？今天是我在兒科的最後一天了。

北豆度乃，是老豆太狠心，不辭而別了，你要生生性性，明天希望你能找到個更好的老豆。

老豆不能再陪伴你了，他不得不匆匆的離開，九點鐘的指導課，早已遲到了呢！

北豆度乃，保重，健康啊！